

守护，让英烈精神永续传承

倪光辉

“烈士是民族的脊梁，而你们正是守护脊梁的人。”近日，刘彦斌烈士的弟弟寄给西藏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的一封信，穿越苍茫的雪域高原，写满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与对守护者的崇高敬意。它还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：烈士陵园、革命文物等与英烈相关的文化遗产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，守护好这些精神瑰宝，就是守护民族的根与魂，让英烈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英烈已逝，精神永存。曾安守三尺讲台的刘彦斌烈士，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胆忠诚，毅然投身边疆建设，将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雪域高原。因岁月沧桑、地域偏远，他的事迹曾被遮蔽，遗骸长期未能妥善安葬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、鉴定实验室工作人员与陵园守护者们，踏遍阿里戈壁、多方寻访，用科学之力破解身份密码，用执着之心搭建起英烈与亲属的团圆之桥。2025年8月3日，包括刘彦斌在内的8名烈士遗骸迁入狮泉河烈士陵园，以庄重仪式告慰忠魂，让尘封的英雄记忆重焕光芒，彰显民族对英雄的铭记与敬畏。

烈士陵园，是镌刻民族记忆、承载英烈精神的特殊文化遗产，是缅怀先烈、滋养心灵的精神殿堂。我曾探访众多烈士陵园，每一次踏入园区，庄严肃穆的氛围

便会浸润心灵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，被英烈们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震撼。在这里，每一座墓碑都镌刻着忠诚与无畏，每一片草木都寄托着思念与敬仰，每一份史料都承载着峥嵘岁月，每一处角落都沉淀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基因。

在这片精神净土上，守陵人的默默坚守令人动容。他们日复一日擦拭墓碑、养护草木，让忠魂安息之地充满生机；细致整理史料、修复照片，让红色记忆不被岁月侵蚀；耐心接待祭扫群众，讲述英烈壮举，将尊崇英烈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。因为守陵人平凡而伟大的坚守，每一位烈士得以被铭记、被敬仰，让烈士陵园成为矗立在人民心中的精神丰碑。

如果说烈士陵园是英烈精神的坐标，那么革命文物就是英烈精神的鲜活注脚，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珍贵文化遗产。在各地博物馆、纪念馆中，一件件历经岁月洗礼的革命文物，无声诉说着英烈们的坚定信仰与责任担当。一件破旧军装，残留着战争的硝烟与血迹；一封泛黄书信，字里行间饱含家国情怀；一把生锈武器，镌刻着不畏强敌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，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。驻足凝视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回望战火纷飞的时代，目睹英烈们为国家独立、

民族解放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壮举。这些“活化石”般的文物，让后人在缅怀中传承、在感悟中奋进，让红色基因融入民族血脉，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连续12年，以国家名义迎接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，成为守护英烈文化遗产、传承英烈精神的生动实践，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
2014年至今，累计有1011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。当搭载着烈士遗骸的专机缓缓降落，当礼兵们迈着庄重步伐护送棺柩，当机场以“过水门”这一最高礼仪迎接他们，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都涌动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豪。这一举措，唤醒了全民爱国热情、凝聚了民族力量，让英烈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机，也让更多人懂得，今日岁月静好，是无数英烈用生命换来的。

英雄从未远去，精神永照千秋。烈士陵园、革命文物等英烈相关文化遗产，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桥梁，是推进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。新时代新征程，我们当以敬畏之心守护文化遗产，以赤诚之心传承英烈精神，让英雄事迹永载史册，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！



致敬

气清清明，在中国传统节日中，清明节最是氤氲着慎终追远、敦亲睦族的情怀。桃花红雨英雄血，碧海丹霞志士心。每逢清明，我们总会想起很多闪亮的名字。盛世如愿，山河无恙，追思如阵降春雨洒向大地，绵延浩荡，生生不息。

从今天起，“大地清明”系列专版推出，让我们共同感悟革命文物中的英雄气概，品味画作卷里的盎然春意，欣赏文学佳作中的蓬勃生机，看天地清明、锦绣安然，品心境澄澈、家国永念。

——编者

那些写给先烈们的书信

朱晓丽

“你们的年岁停留在了二十多岁，可只要我们记得你们，我们的后辈也记得你们，你们就永远存在在我们心中！不可磨灭！……”清明临近，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，陈延年、陈乔年烈士墓前摆满一封封写给先烈们的书信。追思者献敬的鲜花和留下的信纸铺在草地上，真挚热烈，感人肺腑。

龙华烈士陵园（以下简称“龙陵”）是上海最大的红色革命纪念地。这里长眠着1700多位革命烈士，罗亦农、杨殷、彭湃、陈延年、赵世炎、陈乔年等烈士均就义于此，他们牺牲时大多是二三十岁。

1950年，龙华地区挖掘出“龙华二十四烈士遗骸”后，老一辈革命家萌发了在此建立龙陵以告慰先烈的心愿。1995年，龙陵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对社会开放。1997年，龙华烈士纪念馆建成并开馆。

这些年来，越来越多参观者来到龙陵祭扫、缅怀、致敬。2025年，纪念馆年接待量达到了250万人次。特别是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热播以来，龙陵出现了令人动容的景象：青少年们带着亲笔写下的一封信，自制的画作、手工徽章，甚至糖果、零食、烈士家乡特产来到烈士墓区，献上追思与敬意。每逢重要节日，烈士墓前便摆满了信件与礼物。

2021年7月4日是陈延年烈士牺牲纪念日。下午5点，原本的闭园时间，却不停有年轻人抱着花自发走进来。那天，我们延长开放到下午6点半，一直等到最后一位祭扫者走出陵园。

来龙陵祭扫的年轻人，仅仅是感动吗？有感动，但更多的是认同。年轻人走出陵园，思考着怎么走好未来的路。一封封写给先烈们的书信，是最好的证明。有一封信是一名学生写的，他说：“延年、乔年哥哥，十分感谢当年你们作出的牺牲与贡献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们今日的美好。”信中是一名少年对革命先辈纯粹的敬意与感谢。“希望在人民需要时，可以有我的一份贡献。”相信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，他一定会向着理想前进。

一名南京的大学生，在赵世炎烈士墓前放下自己写的信。信中开头便是：“先生，准备了6年，我终于来到了龙陵，能亲自来表达对你的敬仰与惋惜。”信中写满了对祖国今日发展成就的自豪，“我们的话语权越来越重，再没有人可以欺辱我们。”

许多不能来到烈士墓前的人，还会通过各种平台联系我们，委托工作人员代为传递他们的心意。我曾遇到一个姑娘，第二天就要飞往法国留学了，前一天来龙陵祭扫赵世炎烈士。后来，她每年都远隔万里托我为赵世炎烈士送上一束花，至今从未间断。

这些年里，我们收到过成百上千封信件，信中称呼烈士“先生”“同志”“前辈”“哥哥”，落款是“学生”“党员”“团员”，或是“新时代青年”，形式多样，但都指向同样的主题——向烈士致以深切追思，讲述“如你们所愿”的盛世景象。年轻人把来到龙陵扫墓视作一次珍贵的精神对话。他们在与烈士的对话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坐标，主动扛起对民族、对国家未来的责任。作为龙陵人，我们十分动容。

看着一群群孩子来到龙陵，看着他们在国旗下挺起胸膛，我相信，孩子们能意识到，中国人最硬的脊梁，就是英烈精神。

“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，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。”今天的年轻人写给先烈们这一封穿越时空的书信，正是最生动的呼应。这种自发形成的纪念热潮，彰显了红色基因强大的生命力，构成了当下社会最宝贵的精神底色，也为民族复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。

（作者为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（龙华烈士纪念馆、上海市烈士纪念馆设施保护中心）副馆长，本报记者曹玲娟采访整理）



陈延年烈士墓前放满鲜花和信件。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供图

血染湘江的永恒见证

——文物里的长征记忆

周运良

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。”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，中央红军在广西灌阳、全州、兴安一线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。新圩阻击战、脚山铺阻击战、光华铺阻击战……中央红军将士用几万人的牺牲，最终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，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。

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，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，传承着那份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。展柜里，一门布满斑驳锈迹的迫击炮静静矗立，炮管微微倾斜。这门迫击炮，是从凤凰嘴渡口的湘江泥沙中发掘出来的。1934年11月，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，全军携带的枪支仅有3万多支，平均两个战士还分不到一支枪。而作为重武器的迫击炮更是稀缺，整个中央红军只有38门，这门迫击炮就是其中之一。湘江战役后，中央红军从8.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。这门迫击炮沉睡江底的数十年里，湘江水冲刷着它的炮身，也冲刷着那段悲壮的记忆。

一只普通的瓷碗静静躺在展柜中，白底青花，边缘已有残缺。它并非哪位将领用过的器具，甚至还未进行文物定级，但没有人能在它面前无动于衷。1934年11月底，古岭头的枪炮声日夜不息。一支多人负伤的红军队伍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，躲进两河镇板塘村山崖下的耳木洞。伤员们相互搀扶着挤在一起，用仅剩的布条包扎伤口。他们知道，只要能撑到天黑，或许还有突围的机会。但敌人还是发现了他们。硫磺和辣椒混合的呛人浓烟往洞里涌入，他们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但没有一个人冲出去投降。

2019年，当工作人员进行遗骸收殓时，从洞里挖掘出红军战士遗骸30具、遗骨3000余块。那些骨骼相互依偎，仿佛在用生命最后的姿态，诉说着对信仰的无限忠诚。在离耳木洞不远处一个山崖的崖壁上，发掘人员发现了一具非常完整的红军战士遗骸。他的右手，正伸向不远处的一只瓷碗。当DNA鉴定结果出来时，所有人都沉默了——这具遗骸的骨龄不足14岁。这只碗，就这样成了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。纪念馆里，有参观者在它面前驻足良久，有人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。

2019年11月26日，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迎来了一件特殊的捐赠品——一件棕褐色的蓑衣。蓑衣已经陈旧，棕丝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稀疏，但依然保持着完整



平穿过的蓑衣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供图

的形制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蓑衣上缝的一块布章，上面写着“汤世积”三个字，笔迹刚劲有力。蓑衣的主人，正是在湘江战役脚山铺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五团政委——易荡平。“汤世积”是他的本名，也是他亲手所写。

易荡平，1908年出生于湖南浏阳。易荡平的大哥是一名共产党员，长期从事地下工作，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捕。易荡平目睹了大哥遭受严刑拷打后被抬到刑场上处决的一幕。那一刻，他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——接过大哥的枪，继续战斗。1928年3月，20岁的汤世积参加了浏东游击队。入伍那天，他改名——易，是改变的意思；荡平，是“荡平天下不平”的誓词。

湘江战役中，易荡平奉命在脚山铺一带阻击敌人，掩护中央纵队渡江。脚山铺是通往湘江渡口的咽喉要道，敌人以数倍兵力轮番进攻，战斗异常激烈。易荡平身受重伤，倒在了阵地上。当敌人冲上来时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将枪口对准了自己，践行了为革命“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铮铮誓言。

9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战场如今稻浪翻涌，当年的渡口如今游人如织。湘江依旧，滚滚向前。而那些曾经涉水而过的身影，早已化作我们今天和平生活最深沉的底色。他们等待着每一个走近的人，能在这斑斑锈迹、残缺瓷碗、褪色蓑衣中，看见那些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甘愿化作浪花的年轻生命。然后带着他们的信念，继续前行。

（作者为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）

『只要还能走、还能讲，我就会守在这里』

李俊杰

巍巍天柱山，长长潜河水。在这山前水畔，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学校——野寨中学，它是一所“依陵建校，以校护陵”的学校。校园深处，青松翠柏郁郁苍苍，层层掩映着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与陵园，985位抗日英烈在此长眠。

又是一年清明将至，陵园里的青松青翠挺拔，祭奠的鲜花静静绽放，默默诉说着对先烈的缅怀。在距离陵园仅几十米的教职工宿舍四楼拐角处，一间陈设简单的房间里，80多岁的王胜生老人正凭窗远眺。他是野寨中学的老校长，更是守了这片陵园几十年的人。“我特地选了这个房间，窗户正对着陵园，随时都能看见陵园的情况。”王胜生说。

王胜生的人生，早已与野寨中学紧紧缠绕。青年时，他来到野寨中学执掌讲台，深耕数学教学十六载，用知识浇灌一届又一届学子；中年后，他走上常务副校长岗位，为学校发展呕心沥血，直至光荣退休。退休后，有私立学校开出高薪聘请他，可当得知野寨中学有需要，他毅然辞去私立学校的工作，回到野寨中学，承担起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与陵园的守护工作，分文不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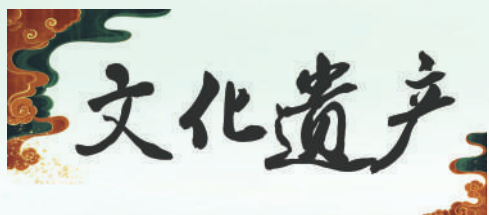
常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总笑着说：“我与这座陵园的缘分，似乎从出生那天就已注定。”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，王胜生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所以父亲给他取名“胜生”。“这些英烈为了国家和民族，抛头颅洒热血，连生命都奉献了，我做的这些根本不算什么。”

王胜生的身影，早已成为野寨中学与陵园最动人的风景。每年清明等重要节日，学校都会举行祭扫活动，队伍最前面永远站着身姿挺拔的他，带领师生向英烈致敬；每年高一新生入学的开学第一课，必定设在陵园之中，由他亲自来讲。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，从176师的浴血奋战，到985位英烈的慷慨赴死，再到“依陵建校”的起源，每一段历史、每一个细节，他都烂熟于心、如数家珍。

正在高三年级就读的杨思杰，就是在高一入学的第一课中，被王胜生讲述的英烈故事深深鼓舞，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校长讲的‘团长在此’的故事。淞沪会战中，革命烈士谢鼎新带着一帮年轻战士给部队撤退作掩护，当敌人围上来时，年轻战士们有些胆怯，谢团长冲出战壕，高呼‘团长在此’，鼓舞了大家的士气。在谢团长牺牲前，他拼尽全力说出‘吾儿闻川，读书救国。’”杨思杰回忆，他当时立下誓言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报效祖国。现今，他正朝着考取国防科技大学的目标努力奋进。

日复一日的坚守与讲述，年复一年的传承与熏陶，悄然滋养着校园风气，厚植着家国情怀。近3年，野寨中学已有110名学子怀揣报国梦考入军校。

这两年，考虑到自己岁数大了，王胜生开始着手培养接班人。他将数十年来亲手收集、整理的英烈资料、历史故事逐一梳理，日积月累形成了六七万字的珍贵素材。“只要还能走、还能讲，我就会守在这里。我这辈子别的心愿没有，就盼着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不忘历史，把英烈们的爱国精神刻在心里，长大以后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王胜生说。



本版邮箱：ysbj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赵偲汝 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

三军会师纪念馆。西吉县委宣传部供图

清明前夕，宁夏西吉县西吉中学的师生们又出发了！起点，西吉中学中央广场；终点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——将台堡。全程徒步，约26公里。

5年前，我也是徒步的学生之一。

2021年4月2日，晨光初露时，我们的队伍出发了。全校约1500名徒步师生，同学们身着蓝白校服，以班级为队列，每队打头的同学扛着红旗。队伍浩浩荡荡，如春潮一样，涌入黄土高原的沟沟峁峁。冬麦正返青，我们回头望，队伍蜿蜒在一片新绿里。

“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沿着葫芦

跋涉26公里 遥望二万五千里

屈金钱

河畔，同学们唱着熟悉的旋律，一步一步走着。脚下的路，从夏寨村延伸到碛河乡，从隆堡村蜿蜒至范湾村。有同学的脚底磨出了水泡，有同学的小腿开始抽筋，有同学搀扶着同伴，一步一步，不肯掉队。也有同学走累了，抹一把眼泪，继续往前走。

“坚持坚持再坚持，胜利就在眼前！”遥想二万五千里征程上，红军战士应该也曾这样彼此鼓励。大渡河上铁索寒，金沙江岸石崖冷，夹金山雪窟深不见底，岷山的四季在一天里轮转。前有重兵堵截，后有追兵封锁，他们硬是靠了双脚，走出了一部惊天动地的史诗。爬过雪山，越过草地，穿过枪林弹雨，跨过艰险雄关。娄山关前，他们未曾退缩；腊子口上，他们不曾畏惧。

“战士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……”一路上，有的班级唱起《长征组歌》“西中人，永不言败！”有的班级高喊誓言。从一首歌到一句誓言，从一个班到一支队伍，起伏如浪。正午时分，我们终于抵达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。眼前20多米高的纪念碑巍然屹立，顶部三尊红军头像凝望着远方，碑身的8块浮雕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：“战略大转移”“遵义大转折”“强渡大渡河”“过雪山草地”“路过回

民区”“翻越六盘山”“三军大会师”“胜利到延安”。每一块浮雕，都是一页血与火的历史，镌刻着一个年轻的名字，一段段永不褪色的故事。

我们肃立在纪念碑前，国歌奏响，铿锵的旋律在风中激荡，千百人齐声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花篮被缓缓抬到碑前，缎带在风中飘荡，映着正午的阳光，格外庄严。默哀时刻，只有风声掠过耳畔。那些年轻的面孔仿佛就在眼前——他们中的许多人，牺牲时也不过是我们这个年纪。他们把生命留在了长征路上，把信仰刻进了山河大地。此刻，所有同学的目光都凝望着那座丰碑，没有人在意脸上的汗水，没有人抱怨酸痛的双腿。

年轻的红军战士，用二万五千里走出了中国的黎明。今天，西吉的中学生们徒步26公里，重新触摸那段历史。二万五千里与26公里，数字悬殊，可那条路上流淌的血性与坚韧从未断过。

那些关于信仰、关于担当、关于家国的答案，早已随一路的歌声与汗水，悄然落进心里。一天的跋涉、一路的感动，已成为我们青春岁月里最深的印记。